

## 被「神化」的「白茅嶺」李氏祖墓群

陳達  
中山大學歷史系

從2003年2月到10月，筆者爲了完成學年論文，先後七次走訪家鄉廣東省電白縣採集資料。<sup>1</sup>農曆羊年春節前後，筆者在當地風水師林先生的帶引下，到白茅嶺考察了李氏家族位於電白縣西部坡心鎮的一個祖墓群，並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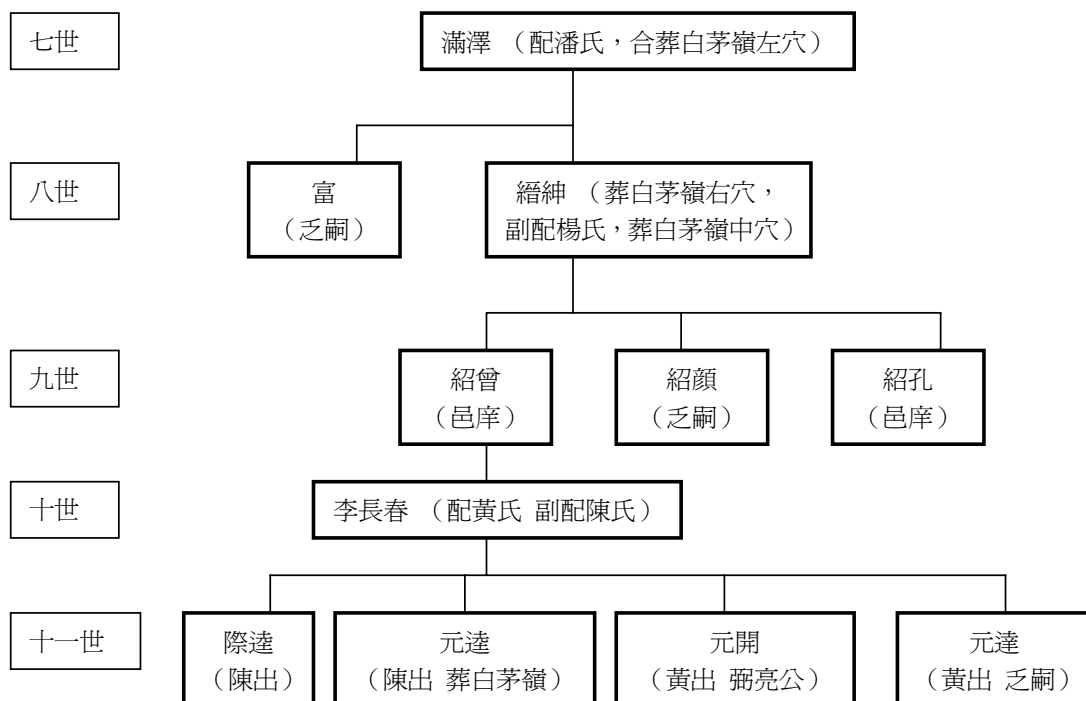
位於白茅嶺的李氏祖墓群先後葬有五位祖先，分別是七世祖、七世祖夫人（合葬於白茅嶺左穴）、八世祖（葬於白茅嶺右穴）、八世祖夫人（葬於白茅嶺中穴）和十一世祖健菴李元達（見附圖1）。據了解，李氏七至十一世的其中五位祖先先後被葬在同一地方的不同墓穴的這種做法，是爲了要「點」風水穴。所謂「點」，即「尋龍點穴」，指爲先人找出「最準確」的安葬穴位。白茅嶺的李氏祖墓群中的七、八世祖和祖夫人四人的穴，都被認爲「點」得不够準確，一直到第五個，即十一世祖李元達的墓穴，才被認

爲是「點」準確的。筆者在這裏用「祖墓群」一詞來涵蓋李氏家族這個墳地，是爲了區別有意識建立起來用以安葬同一家族歷代祖先的墓地（或可稱爲家族墓地）。以下是根據《李氏族譜》整理出來的李氏七至十一世簡圖，其中葬於白茅嶺者，已特別加以說明。<sup>2</sup>

附圖1：拜祭十一世祖李元達墓



李氏七至十一世簡圖



根據《李氏族譜》冊一記載，李氏家族一世始祖李源芳於宋朝後半葉由福建省遷入廣東電白，其中三房二世祖元旦公定居電白坡心鎮潭板正村等地。時至今日，李氏家族已經有27個世代，而正村大部分人口是李氏族人，在當地一直以來勢力頗大，其成員有官至國務院秘書長者。

據林先生口述：清朝，李氏家族的秀才李長春，屢試不第，認為是家族的風水不好，於是到江西省的地理館學風水。<sup>3</sup>可惜李長春只是學會了尋找龍脉之後就擔心電白一帶的「大地」被其他人尋獲，所剩無幾，匆忙趕回家鄉。正因為李長

春的學藝未精，儘管他為李氏家族找到了許多風水寶地的龍脉，但都沒有辦法準確點穴。<sup>4</sup>其中一個龍脉在白茅嶺結穴，卻也無法準確點穴。他先後在白茅嶺埋葬了四位祖先都覺得沒有效用。後來，李長春巧遇在電白落難的江西少年風水神童鄔萬吉。鄔萬吉因為得到李長春的救助，便答應為他看風水。經過鄔萬吉的指點，李長春終於找到風水穴的準確位置。現在白茅嶺上的十一世祖健菴李元達墓傳說就是由鄔萬吉點葬的風水穴，墓碑上刻有：江西省豐城縣鄔萬吉卜葬。<sup>5</sup>

換句話說，按照林先生這個故事，李元達

白茅嶺上十一世祖健庵李元達墓碑文

大清恩拔進士特簡廷選李元達鴻漸健菴公墓

諱 字 號

祖健菴公乃歲進士舒來公之次子也甫冠遊泮食餼順治十八年恩拔舉鄉飲大賓生於天啓七年八月十二日午時享壽六旬加四卒於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午時正寢至二十八年八月初十丑時安葬白茅嶺坐乾向巽辰分金越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重修 原配何大孺人葬在田頭官塘嶺右穴 副妣黎孺人葬在三萬溝嶺瓜瓞綿綿克昌厥后

- 一 土名潭泌垌租一十石 一 土名橫江車租十一石 一 土名相連塘边租五石
  - 一 土名樂員埔租十八石 一 土名木勒角田租七石 一 土名大埔田租七石正
  - 嘗田一 土名坡仔前租十八石 一 土名鳥坡塘田租八石 一 土名后山塘田租九石五斗
  - 一 土名鴉鵲垌租十三石 一 土名灣斗埔田租二石 一 土名茂山塘边連園租一石五斗
- 以上共載租二百一十石正各房輪流祭掃永遠為例 卜葬師江西豐城縣鄔萬吉

斯靛 喬棟 邑庠喬作貢生喬宿 喬佶 邑增榮東

國學斯 邑庠逢時邑庠年豐國學喬伯 喬修 國學光庭

邑庠子壯 國學斯 喬選 喬倬 喬侃 喬德 郡庠昌炯 國學發榮

男邑庠子孝孫邑庠升天曾國學喬俊郡庠喬位邑庠喬依 喬崧 喬疑玄國學光宗來孫國學發高

邑廩子忠 邑庠斯 孫郡庠日盛 喬 國學喬住 喬封 喬山孫貢生光萬

國學子惠 國學斯秘 喬任郡廩喬佐國學喬仁 喬嶽 國學昌琇 子孫繁衍

斯馥 郡庠恩喬邑庠喬儀 喬傳 喬崗 衛千光著 不勝備例

邑庠斯 國學喬偉 喬化 喬愀 喬岱 電白縣郡庠吳喬楨篆書

乾隆四十七年歲次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重修吉

說明：錄文中加背景色之處，是原碑上挖改過的文字。

墓是在李長春在世時點葬的，林先生並沒有交待清楚李長春具體屬那一世，筆者翻查《式唐公房譜》，卻發現李長春實際上是十世祖，即十一世祖李元達的父親，而族譜也的確有多處有李長春赴江西學堪輿的記載。按族譜，李長春生於明萬曆十一年，卒於崇禎十一，而李元達生於明天啓七年，卒於康熙二十七年，因此，李長春是不可能為其子李元達葬墓的。然而，筆者認為，這並不影響我們對李氏家族祖墓群的研究，反而帶來新的問題，這個墓群的形成過程如何？人們為什麼會認為是李長春為其子李元達點葬成功，而忽視了族譜的記載？

後來，筆者兩次走訪白茅嶺，又發現了三個有趣的現象。

## 1. 神化後的廟宇功能

由林先生帶路，我們第一次走訪白茅嶺。在李氏家族祖墓群，我們發現一位婦女在祭祀其中一個祖墳，負責拜祭儀式的是四位中老年男子。筆者原以為他們是墓地的守墓人，但是在聽了林先生的解釋以及觀察整個拜祭過程後發現：四位中老年男子所扮演的，更像是廟祝的角色。儀式並非是祭祀李氏祖先而是「還神」。<sup>6</sup> 來「還神」的那位婦女是外地人。被拜祭的祖墳主人正是十一世祖先健菴公李元達。在十一世祖墓附近還有四個祖墓，但那位外地婦女只是在十一世祖墓前拜祭。隨後，為了獲得廟祝的認同，我們也按照廟祝的指示拜祭了祖墳。

根據李專的口述，白茅嶺的祖墓已經被外族人當成廟宇，四位廟祝的確是李氏族人。我們當天看到的那位外地婦女只是眾多香客的其中一員。外人之所以把祖墳當成廟宇崇拜，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因為相信白茅嶺是風水寶地，有很強的影響力。然而，一個很淺顯的道理讓筆者感到疑惑，按照祖先崇拜的觀念，本族的祖先一般都只會保佑本族的後代，而對外人有可能發揮如此強的影響力，似乎很少聽說過。筆者現在仍然無法完全理解，外族的香客是為什麼會覺得一個沒有血緣關係同時也不是當地共同的神靈的祖墳，會給予他們福蔭，又不介意拜祭別人的祖先

呢？他們僅僅是因為把祖墳當作是神靈嗎？那麼這個被認為是神靈的過程是怎麼形成的？

## 2. 廟宇職能的具體表現

我們在羊年農曆新年年初三重返白茅嶺，按照廟祝的指示，參與了一次「許願」儀式，儀式有個三個環節具有廟宇拜祭的特色。

首先是被廟祝稱為「拜文字」的許願文書。儀式開始之前，廟祝給我一張紅紙，他唸我寫。「拜文字」的內容大致分為幾類：許願者的姓名籍貫，許願的對象（十一世祖健菴公李元達），許願的內容，許願的時間。而許願的內容主要是祈求祖先神靈保佑要辦的事，大致包括升官發財、身體健康、人丁興旺幾類。這種「拜文字」的存在，目的是為了順利地與死者溝通，姓名籍貫，地點，事件都必須非常清楚。溝通的方法是把「拜文字」和紙錢一同燒掉（見附圖2「拜文字」）。

其次是擲聖杯。整個拜祭儀式一共擲了三次，這也是廟宇中常用的儀式。第一次用於拜祭十一世祖墳的土地神，第二次用於拜祭十一世祖墳，第三次用於九曲水沖煞儀式（下詳）。按照我們對擲聖杯的作用的理解，可以說明民衆已經把祖墳的主人十一世祖健菴李元達當作是神靈膜拜。膜拜者似乎不介意拜祭的對象既不是自己的祖先，也不是廟宇裏面的公認的神靈。這種做法完全是因為相信墓穴風水的影響力。也正是因為這種神化，李氏家族的風水對於外界來講可以佔據更有利的地位，有利於家族地位的確立。

再次是「九曲水沖煞」儀式。根據李全祿的解釋，九曲水是鄔萬吉專為李氏族人而設的。當年鄔萬吉發現白茅嶺的風水形格對其中的家族二房有煞氣，為了沖散這種煞氣，在墳墓的旁邊挖了一條水溝，一直延伸到墳墓的水口，形成「九曲水」格局。九曲水沖煞儀式是在拜祭十一世祖墳儀式之後。李全祿將一桶用茶葉浸泡過後的水從九曲水的起點，緩緩地沿著石灰墓的墓盤灑在地面，最後又回到九曲水的起點。然後再繼續祭拜九曲水，他口中唸的語句前段和祭祖時沒有很大區別，但後面講了一段這樣的話：「今日衝衝

附圖2：將「拜文字」及紙錢一同燒掉



九曲水，消災化難，逢凶化吉，有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段話表明了九曲水的功能是滿足香客的「趨吉避凶、消災化難」的願望。與祖墳的拜祭儀式相比，它的作用更為特別。據李專口述，白茅嶺之所以有那麼多外族人去祭拜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相信「九曲水沖煞」。許多當地乃至外地的人如果惹上官司或者被判罪後，都會去白茅嶺拜祭九曲水，結果通常是打贏官司或者刑罰得到減輕。本來，九曲水只是白茅嶺風水格局的一部分，用來沖散整個格局中某些不良影響，但如今卻被後人利用，使它具備了完全不同於初衷的新功能——幫助香客趨吉避凶。

### 3. 世系輩份次序因風水權威而混亂

白茅嶺上安葬的李氏祖先不僅僅是十一世祖健菴李元達，與十一世祖墓同葬在白茅嶺的還有七世祖、七世祖夫人（合葬於白茅嶺左穴）、八世祖（葬於白茅嶺右穴）、八世祖夫人（葬於白茅嶺中穴）。但為什麼文章交待到這裏，其他人被忽視了？他們的確是被忽視了。整個拜祭儀式，從土地公到十一世祖再到九曲水，我們可以發現，拜祭的重點都離不開十一世祖墳，許願還神的主要對象都是十一世祖，而其他祖墳只是分到一點祭品，香客根本無需到其他祖墳面前。筆者認為，這不單純是對儀式的簡化，而是和風水的正統地位有關。李全祿在唸「拜文字」之前

如是說：「今日特來請到十一世祖健菴公公公到位，又來請到七世祖……」。李全祿在教授筆者寫「拜文字」的時候十分強調輩份，讓我寫名字的時候按照輩份來寫，先是我父親，然後是我表哥表姐，最後才是我自己。為什麼拜祭過程卻不按照輩份了？回到傳說中去，白茅嶺上的五個祖墓，是為了「點」風水穴而逐一葬的，最後點葬成功的是十一世祖墓。因此真正獲得風水穴力量的也就只有十一世祖墓，李氏族以及外族人拜祭的過程中，都是把真正的風水力量祖墓視為正統。筆者忽視了對祖墳先後下葬次序的考證，到底是否真的如傳說所講，還是墓穴本來就是先後安葬，又或者是其他祖墳是為了沾染風水的靈氣，強化風水的地位而遷移合葬至此？但實際上這都不重要，關鍵是後人對其崇拜是以風水的力量作為基礎的。

日本人類學家瀨川昌久認為「風水與宗族的關係中，宗族結構的演變是第一性，宗族結構的演變的階段性特徵選擇了符合其需要的風水理論」。<sup>7</sup>「他通過一種將中國傳統的墓地風水觀念與宗族結構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的實際需要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風水系統對於宗族而言的『工具性』」。筆者完成這次調查之後，對這種說法產生了懷疑。在分析風水與宗族的關係時，強調宗族結構演變的第一性似乎有點絕對化了。雖然本文仍無法弄清楚李氏宗族

的演變過程，但白茅嶺祖墓群的例子，顯示了人們對風水的信念和崇拜有可能重新建構族人對其宗族世系的認知。我在上文曾經提到，按照族譜記載，李長春生於明萬曆十一年，卒於崇禎十一年。而李元達生於明天啓七年，卒於康熙二十七年，因此李長春是不可能為其子十一世祖健菴李元達墓葬的。然而，李氏族人只關心風水的正統權威，並沒有關心傳說與族譜的不符合，更不注重拜祭過程中世系的輩份次序。2003年10月4日，筆者重返電白探訪收藏有族譜的李永治先生，當筆者向其詢問有關族譜記載與傳說內容的出入時，發覺李永治先生的確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他於是重新看了族譜，對照李長春和李元達的生卒年月之後，才發現前者是後者的父親。在李先生發現這個「漏洞」之前，也曾經對筆者講述了白茅嶺的傳說，內容大致和林先生的一樣，主角的名字同樣是李長春。在各人口中的白茅嶺傳說，雖然細節上有差異，但李長春和李元達始終是主角，可見傳說影響不小。

這種世代次序因風水權威而混亂的現象，我們可以在族譜研究中找到一些共同點。瀨川昌久認為，族譜本身所帶的闡明自己祖先和本家族的歷史的這一動機，使得一種有意無意的選擇行為，介入了何種內容應該寫入族譜，何種內容不該寫入族譜這一判斷過程之中。他進一步得出結論，此過程的結果有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賦予族譜中所記錄的內容以某種虛擬的（fictitious）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於編纂者自身來說，族譜的內容也是一種與自我認同（identity）和自我誇耀直接相連的東西。<sup>8</sup> 我認為，李氏祖墓群也同樣存在類似的選擇行為。白茅嶺上的十一世祖健菴李元達墓其實就是選擇性記憶的結果，族人已經不再重視李長春與李元達之間世系輩份的辨別，而只是重視風水穴的影響力；不再重視家族祖墓群的形成過程，而是重視這個祖墓群成為風水正統權威的結果。這種在物質空間（墓穴）表現的虛擬性，與紙本文獻（族譜）所表現的虛擬性，也多少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註釋：

<sup>1</sup> 電白縣位於廣東省西南部，粵西地區東部。明成化三年，電白移治神電衛（今電白電城鎮）。清仍明制，隸廣東省高雷道高州府。自1983年始，電白隸廣東省茂名市。

<sup>2</sup> 《李氏族譜》全套共三冊，1987年10月30日重修。筆者於2003年8月2日在電白縣城水東鎮三角墟李永治先生住所借得第一冊。

<sup>3</sup> 林先生在口述的過程中，強調江西在古代便設有類似私塾的學習風水理論的地理館。

<sup>4</sup> 林先生早在筆者第一次探訪他的時候就說過，尋龍點穴缺一不可，只會尋龍，而點穴不精是行不通的。他自己看風水的時候也很注重，墓穴的位置強調方向、高低、大小分毫不差。

<sup>5</sup> 除了林先生講到鄔萬吉之外，在我探訪李專先生的時候，他也講述了「白茅嶺」的傳說，也提到鄔萬吉，李先生與林先生所說的故事的不同之處，在於鄔萬吉落難的原因。當地其他民衆也知道鄔萬吉其人，有的並不知道「白茅嶺」。墓穴的碑文也的確刻有「江西省豐城先鄔萬吉卜葬」的字樣，見抄錄的碑文。此外，據《式唐公房譜》載，十一世、十二世祖墳都是由鄔萬吉點葬的。筆者認為，傳說中的「鄔萬吉」的確有其人，但不一定是同一個人，很可能反映了風水師經常穿州過省，找尋風水，或者為客人看風水的這一現象。

<sup>6</sup> 在當地一直有一種風俗傳統，每年的年頭向當地的神靈許願祈福，年尾的時候就要為了感謝神靈的幫助向神靈還禮，當地人稱之為「還神」。「許願」與「還神」的通常是當地公共的神廟裏有名的神靈，大致分為土地神、「姜公」兩種，本族人是不會向本族的祖先「許願還神」的。遺憾的是第一次探訪我們沒有帶上攝影器材。

<sup>7</sup> [日]瀨川昌久著，錢杭譯：《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頁280。

<sup>8</sup> 瀨川昌久，頁2。